

“砢砢”小考

□ 厦门大学人文学院 李伟大

摘要 东北方言中“砢砢”一词的来源不明。语料显示，“砢砢”是“可+砢”的词汇化，“砢”是“惨”的俗字，继承了“惨”的“羞愧”义，后来又引申出“丑、难看”的意思。

关键词 砢砢 砢 惨 俗字 词义引申

东北方言中有“砢砢”一词，意思是“长相难看”、“丢人”、“使人难堪”，这个词因赵本山小品《昨天今天明天》为全国人民所熟悉。学者们谈到这个词时多是从释义、用法的角度进行论述^{[1][2]}，没有涉及这个词的来源。“砢砢”的来源可以追溯到元明时期。《汉语大词典》^{[3][39]}在解释这个词时，举了元杂剧中的两个语例，多为后来者引用：

(1)见放一轴老君，挂下十王神幅。待诏他也世情，说着的便决应。画的十分可砢，怎觑那般行径？我则见城狱里画何真，油镗油铛，里头札定，偌多生灵，都是俺俗人，元来无一个和尚。（元佚名《蓝采和》第2折）

(2)[正末云]将盏儿来！郭马儿，你吃了我吐的残茶，教你有子嗣。[正末吐科][郭做意不吃科]……[正末又吐科，郭云]可砢杀我也。（元马致远《岳阳楼》第2折）

红、抽拨戏厘和“赌捐兴学”。

3.收取学费。当时的新式学堂有少数要学生“修金”缴交学费。例如嘉应务本中西学堂就在其办学章程全约第十一条中规定要“每生修金二十元”^[24]以作“聘师置器之用”。澄海士绅陈邦等筹办同仁学堂时也作出“今暂定入小学一科者全年缴学费二十元，入蒙学科者全年缴学费十元”^[25]的收费规定。其实，收学费行为是国家允许的。清政府在其颁布的学堂章程中，立有具体的条例：“蒙学堂征收来修之费，每人每月不得过银元三角，其自立者不拘此例”^[26]以及“寻常小学堂每月每人不得过银元三角，高等小学堂每月每人不得过银元五角，其民立者不拘此例”^[27]等等规定。

4.鼓励社会各界捐款。首先是官员捐款。他们或关心家乡教育人才，或要起表率作用，纷纷捐款以办学堂。有时还有强迫捐款的。如：大埔县查县令“又缉捕经费局每年每人认缴学堂三百元”^[28]。虽然这种办法不可取，但是有时对于一毛不拔的富绅油吏，也可一使，正是“开办学堂不能不用强迫之手段，而筹办学堂经费亦不能强迫之手段也”^[29]。其次为绅商捐款。绅商是捐款办学中的主要力量，宗族兴学也颇多。如同文学堂总教习何君“议于各代祖尝内筹出当数百元设一松社蒙学书塾，顷先由众中筹出百元在沪购各种蒙学书”^[30]。潮阳族绅林邦杰“为族中创办一蒙学堂教育族中子弟，自捐银六百元以为倡，拟聘中教习”^[31]。澄海冠山乡许老乡绅“以祖置书田五十二亩设为学堂常供”^[32]资助新学。还有捐股票、捐书助学的。如前同文学堂教习温慕柳大史募得李仪坡等茂才昭信股票共一千五百两，捐入岭东同文学堂以助经费^[33]。在东京留学的嘉应人士王君等“相与节学费购东书七十一种捐入岭东同文学堂”^[34]。

不仅如此，潮籍华侨遍布海外，当得知家乡创办新式学堂的消息时，许多华人华侨纷纷解囊支持家乡的教育事业。

其实，从严格意义上说，这两个例子中“可砢”都不是“砢砢”的意思。(1)中《汉语大词典》释“可砢”为“粗劣”，我们认为“砢”应是“惧怕”之义，“可砢”即可怕也，意思是十殿阎君画像虽画得十分可怕，但不如城狱中所画真实。王贵元先生主编的《诗词曲小说语辞大典》正释作“可怕”^{[41][47]}。文献中有“惨可可”一词，就是“可怕”的意思，如元王晔《小令·双调·庆东原》：“惨可可说下神仙愿，却原来都是骗。”或写作“砢可可”《汉语大词典》“砢可可”条：“亦作砢砢。凄惨可怕的样子。元王伯成《哨遍·项羽自刎》套曲：‘子见红飘飘的的绛纓先偏侧了金盔顶，砢可可湿浸浸鲜血早淋漓了战袍领。’”^{[41][110]}顾学颉、王学奇《元曲释词》：“砢砢，形容凄惨可怕的样子。现在北京话，还用‘砢’字形容可怕。或作砢可可、惨可可、参可可、惨可可，音近义并同。按，‘砢’、‘参’音近；‘惨’、‘砢’义通，砢砢，一作可可，语助词，无义。”^{[6][252]}清代小说中“可惨”

纵观1901—1905年潮汕新式学堂办学的发展历程，虽然遇到了经费不足、师资缺乏、守旧势力的阻挠等一系列困难，但是无论如何，在这一阶段其成绩还是有目共睹的。据统计，经过这一场从书院到学堂的变革，本区仅仅是新式小学堂就有75所之多^{[34][262-263]}。在这一场兴学热潮中，在国家力量的推动下，潮汕地区重新整合各种社会资源，努力解决兴办学堂的各种困难，使得潮汕地区从旧式教育的书院逐步向代表新式教育的学堂过渡，产生了不容忽视的影响。

参考文献

- [1]田正平.中国教育史研究(近代分卷)[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
- [2]佚名.筹办潮阳学堂条陈节略[N].岭东日报,光绪29年7月10日.
- [3]佚名.条陈批示[N].岭东日报,光绪28年8月8日.
- [4]佚名.慎重公产[N].岭东日报,光绪28年9月22日.
- [5]佚名.茶阳学堂筹款之艰[N].岭东日报,光绪28年7月20日.
- [6]佚名.岭东同文学堂公启[N].岭东日报,光绪29年7月8日.
- [7]佚名.禀请兴学[N].岭东日报,光绪31年3月15日.
- [8]汕头教育志编审委员会编.汕头教育志[M].汕头:汕头市教育局,1989.
- [9]佚名.议聘教习[N].岭东日报,光绪28年12月24日.
- [10]佚名.中学堂教习与学生冲突事[N].岭东日报,光绪31年7月18日.
- [11][13]佚名.教育界闲谈[N].岭东日报,光绪29年12月17日.
- [12][14]王笛.清末新政与近代学堂的兴起[J].近代史研究,1987,第3期.
- [15]佚名.纪中教习[N].岭东日报,光绪29年3月28日.
- [16]佚名.小学条陈[N].岭东日报,光绪28年9月26日.
- [17]佚名.条陈批示[N].岭东日报,光绪28年8月8日.
- [18]佚名.西关复开办学堂[N].岭东日报,光绪29年9月12日.
- [19]佚名.院业陡增[N].岭东日报,光绪28年9月7日.
- [20]佚名.整顿院业[N].岭东日报,光绪28年9月26日.
- [21]佚名.韩山变色[N].岭东日报,光绪28年12月8日.
- [22]佚名.院业颇饶[N].岭东日报,光绪28年10月18日.
- [23]佚名.同文学堂公启[N].岭东日报,光绪28年7月8日.
- [24]佚名.学堂款额[N].岭东日报,光绪28年12月14日.
- [25]佚名.拨款助学[N].岭东日报,光绪28年12月18日.
- [26]佚名.学堂劝捐[N].岭东日报,光绪29年3月27日.
- [27]佚名.捐廉助学[N].岭东日报,光绪29年5月19日.
- [28]佚名.罚款助学[N].岭东日报,光绪29年6月2日.
- [29]佚名.严办院出[N].岭东日报,光绪29年1月18日.
- [30]佚名.罚金助学[N].岭东日报,光绪28年9月27日.
- [31]佚名.罚田助学[N].岭东日报,光绪29年6月8日.
- [32]佚名.筹办学堂[N].岭东日报,光绪28年12月4日.
- [33]佚名.未知门径[N].岭东日报,光绪29年3月20日.
- [34]汕头教育志编审委员会编.汕头教育志[M].汕头:汕头市教育局,1989.

★作者邵兆颖为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在读博士。

有用如可怕义者,亦可为参证。清佚名《善恶图全传》第40回:“那兽吃饱归洞。众人找寻兵丁,正走之间,只见前面那些死尸实在可惨,有的吃了半段,有的没有头的,有得身上咬了几个大洞。”清无垢道人《八仙得道传》用例较多,如第68回:“武帝虽是英主,奈年已老迈,平日又迷于酒色,精力不济。况以天子之尊,自来未上刑场,不亲战阵,一旦见此可惨怕人之事,怎能支持得定,先已向后仰倒。”(2)中“可碇杀我也”的结构可能有两种:“可碇”可能已经成词,即是“碇碇”;但也可以看成“可|碇杀我也”,“可”读上声,“碇”为“羞愧”之义,这种结构在元杂剧中常见,如元范康《竹叶舟》第1折:“[送茶科,陈季卿云]我饭也不曾吃,被这个道者可缠杀人也。”又元高文秀《双献功》第1折:“[正末云]还到这里怕做什么? [宋江云]可打杀人也。”又元贾仲明《玉壶春》第2折:“好受用也,鸳枕牙床,风流尽绣褥罗衾,可喜杀翠屏锦帐。”在“可X杀…”结构中,“可”又可作“可端的”,如关汉卿《裴度还带》第2折:“可端的羞杀冯夷!”又作“可不”,如关汉卿《蝴蝶梦》第1折:“你兄弟可不打杀他。”又关汉卿《救风尘》第2折:“[带云]赵盼儿, [唱]你做的个见死不救,可不羞杀这桃园中杀白马、宰乌牛。”“可碇杀我也”可能与以上诸例结构相同。另外,“碇”在元代有单用的,也表明例(2)中“可碇”可能是“可+碇”,如元刘庭信《越调·赛儿令·戒嫖荡》曲:“掂折了玉簪,摔碎了瑶琴,若提着娶呵我到碇。一去无音,哪里荒淫,抛闪我到如今。”又元无名氏《玩江亭》第2折:“虽然不得神仙做,则我是躲奸避懒碇东西。”例(2)这种两可的情况正提示了“碇碇”的成词过程。

至少在《金瓶梅》时代,“碇碇”已经成词,但用字并不固定,有多种词面。或写作“碇碇”,如《金瓶梅词话》第59回:“如何天生恁怪刺刺的儿,红赤赤,紫强强,好碇碇人子。”又写作“碇碇”,同上第17回:“奴与他这般顽耍,可不碇碇杀奴罢了。”“碇”与“碇”同。又作“碇碇”,同上第32回:“好□的刘九儿,把他当个孤老,什么行货子,可不碇碇杀我罢了。”又写作“碇碇”,清娜嬛山樵《补红楼梦》第17回:“你瞧那些男人们赤身露体,血迹淋漓的,又害怕又碇碇。咱们到西边女狱里看看去罢。”或作“呵碇”,清李百川《绿野仙踪》第52回:“金钟一见,笑的了不得,指着说道:‘好呵碇行货子,活活的怕杀人。’”或作“碇”,清秦子忱《续红楼梦》卷2:“你们快瞧来,前边来了一个女人,那个样儿好,碇怕人啊,好像鸳鸯姐姐似的。”亦作“割碇”,《醒世姻缘传》第84回:“童奶奶说寄姐道:‘俺小姑娘,你待怎么,只是要他?叫他说的割碇杀我了!’”郭维认为上述不同写法所表示的是不同的词,“现当代以后,‘碇碇’基本取代了其他同义词,固定地作为表示‘丑陋、羞辱’等意义的词语”^[1]。把同一词的不同词面看成同义词是错误的,是没有分清语言和文字的关系,上述词面只是同一个词的不同写法。

从以上词面来看,“碇碇”是个派生词,它的意义主要是由“碇”承担的,“碇”只是个词缀,“碇碇”是“可+碇”受“可怜”、“可恨”等词影响,在底层结构中发生了重新分析,从而词汇化的结果。后“可”字又受“碇”字形影响,被同化为“碇”,音随字转,读成了平声。因此考察“碇碇”词义的来源即是考察“碇”的来源。“碇”的本义是“食物里夹杂着沙子”,唐慧琳《一切经音义》卷48“碇毒”条:“又作惨,同初锦反。又惨,恶也。《通俗文》:‘沙土入食中曰惨也。’”《玉篇·石部》:“碇,食有砂。”“碇”的本义是食物中混有沙

子,缘何会有“羞愧”、“丑陋”之义呢?盖因“碇”是“惨”的俗字,唐慧琳《一切经音义》卷42“惨心”条:“《说文》云:‘惨,毒也,从心参声。’经作碇,俗字也。”又卷57“惨毒”条:“经文作碇,亦通用也。”用例如《大正藏》第16册姚秦鸠摩罗什译《灯指因缘经》卷1:“忧愁惨毒,嫌责罪负。”《大正藏》第16册梁曼陀罗仙共僧伽婆罗译《大乘宝云经》卷6:“第于碇毒者多修忍辱,于恶赖者多修慈心。”可见,“惨”很早就可以写作“碇”。“惨”唐代已有“羞愧”义,《汉语大字典》“惨”条:“惨,羞惭。唐李愿《观翟玉妓》:‘艳粉宜斜烛,羞娥惨向人。’白居易《裴常侍以〈题蔷薇架十八韵〉见示》:‘蕙惨倚栏避,莲羞映浦藏。’金董解元《西厢记诸宫调》卷六:‘君瑞怀羞惨,心只自思念,这些丑事,不道怎生遮掩?’”^{[7]2514}因为“惨”有“羞愧”的意思,“碇”又是“惨”的俗字,所以“碇”也就有了“羞愧”的意思,由“羞愧”、“难以见人”之义又引申出“丑”义,这是较自然的引申过程,如“体面”为有面子、光彩之义,又引申用来形容人的长相,长得漂亮为“体面”,如《老残游记》第6回:“王三见他长的体面,不知怎么,胡二巴越的就把他弄上手了。”而没面子即为“不体面”,又由“没面子”、“难以见人”引申为长相不好,如《续济公传》178回:“作为俺拗骨头样子生得不体面,狄小霞不合式,你们两个姐也可以带了去应一应急,比那三更半夜活守寡总好得多呢!”

东北方言中又有“寒碇”一词,义与“碇碇”略同,但与“碇碇”结构不同,“寒碇”是合成词,因“寒”而“碇”,因贫困、身份低微等觉得不体面、羞愧为“寒碇”。这个词是受到“碇碇”的影响而产生的,最初是个口语词,词面也不固定,或作“寒碇”,如清烟霞散人《斩鬼传》第2回:“原来他还有两个结义兄弟,一个唤做挖渣鬼,一个唤做寒碇鬼,自幼与他情投意合,声气相符。”或作“罕碇”,《补红楼梦》第19回:“那下面的少年笑道:‘大爷说的倒好,就是太罕碇了些儿,只怕他未必肯呢?’”或作“寒伧”,清叶德辉《书林清话》卷10:“微论知不足斋、振绮堂力能雇佣选纸者,不肯为之,即寒伧如吴枚庵、张青芝,亦觉视此为寒伧之甚。反本复古,梦寐思之。”因“亻”与“亻”多相通,后又写作“寒伧”,如何其芳《画梦录·楼》:“那大概是个老头儿,怪寒伧的。”或作“寒尘”,《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第83回:“你就去办吧,一切都从丰点,不要叫人家笑寒尘。要用钱,打发人到账房里去要。”又第100回:“那总办、提调,都是一个人一辆马车,其余各委员,也有两个人一辆的,也有三个人一辆的,最寒尘的是四个人一辆。”或作“寒蠢”,《老残游记续集遗稿》第3回:“青云、紫云他们没有这些好装饰,多寒蠢,我多威武。”同“碇碇”一样,“寒碇”后来又引申出“长相难看”义,1931年《建平县志》卷4“方言”:“难看曰可碇,亦曰预村。”“可碇”即“碇碇”,“预村”即“寒碇”。

综上,“碇碇”是“可+碇”词汇化的结果,“碇”来源于“惨”,最初为“羞愧”义,后来由此引申出“丑陋”义,这在“寒碇”一词由“羞愧”到“丑陋”义的引申过程中得到了印证。

参考文献

- [1]郭维.说“碇碇”[J].现代语文,2010(10).
- [2]王福利.戏曲小说中“惨人”、“可碇”音义正解[J].语言科学,2008(6).
- [3]汉语大词典编辑委员会.汉语大词典(第三卷)[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9.
- [4]王贵元.诗词曲小说语辞大典[M].北京:群言出版社,1993.
- [5]汉语大词典编辑委员会.汉语大词典(第七卷)[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91.
- [6]顾学颉、王学奇.元曲释词(一)[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
- [7]汉语大词典编辑委员会.汉语大词典(第二版)[M].成都:四川辞书出版社,武汉:湖北辞书出版社,2010.

★作者简介:李伟大为厦门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在读博士。